

教育社会学

〔苏〕 Φ. P. 费里波夫著

李震雷 徐景陵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高
文
學



СОЦИОЛОГ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教育社会学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Φ.Р. 费里波夫著

李震雷 徐景陵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СОЦИОЛОГ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教育社会学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Ф.Р. 费里波夫著
李震雷 徐景陵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华东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80 千字
1985 年 11 月第一版 198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100 本

统一书号: 7135·153 定价: 1.00 元

译者的话

本书是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著名社会学家 Ф.Р. 费里波夫多年献身于社会学研究的专著，出版于1980年。系统阐述教育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著作在苏联还是第一部，它是苏联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社会学教材和科学工作者的参考资料。本书系统阐述了教育社会学中一些较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揭示教育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社会功能。

我国中断了三十年的社会学研究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重新开展起来了。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在谈到思想理论问题研究时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给社会学工作者提出了迫切任务。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教育社会学是一门年轻的边缘学科，在我国目前还是空白，而它恰恰担负着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重要使命。对此，我国除建立教育社会学专门研究机构，还必须接触外国的有关学科资料，本书对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教育社会学，有一定借鉴价值。现在我们把它翻译出来，推荐给国内高等院校社会学、政治教育、教育专业学生，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参考。

本书第二章为徐景陵同志翻译，其余皆由李震雷同志所译，译后两者相互校阅译稿。

限于译者水平，译文中如有欠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译者

1985年2月

编者的话

教育社会学问题，不仅直接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且，实际上，还直接涉及到苏联每个家庭的利益。对孩子们的教学和教育、他们的前途、职业和工作地点的选择，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质量、人们的社会积极性、他们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所有这些问题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地和教育制度的社会功能相联系着。到目前为止就这些问题，已积累了大量理论方面的和实践经验方面的资料，但在我国的科学文献中至今还没有一本系统阐述教育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著作。

提醒读者注意，这本书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社会学中一些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揭示了教育制度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功能、包含着苏联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社会学现状的丰富资料。作者广泛地运用了苏联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经验资料，分析了研究的方法，而且对现代资产阶级教育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批判。这样，该书所研究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但问题不仅仅在这里。《教育社会学》这本专著，激发人们思考我国社会学科学发展的某些更为一般的趋向问题。

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现阶段，人们对全面地科学地认识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的规律性和对认识具体的社会结构、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社会效益、以及对和谐地发展的个

性形成的原则和途径等，都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要求。苏共二十五大特别重视了这个问题，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了苏联社会科学发展的明确的纲领。

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成绩、苏联社会学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理论遗产、对祖国和国外社会学发展经验的创造性的思考、苏联学者对社会生活认识水平的概念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专门的社会学理论的建立、研究的方法和技术的完善，这些都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它们促进着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的广泛的发展，促进着社会学在解决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社会问题中的作用的提高。在这方面，象教育社会学这样专门的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不应该孤立地进行，而应该和苏联社会学总的发展过程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该书作者充分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在阐述教育社会学诸问题之前，先研究了社会学的结构、社会学的各个不同水平和各个组成部分。因此，除该书所完成的具体的任务之外，在整个阐述过程中，出现了某些“超级任务”，它的目的就是，研究教育社会学的问题应该同社会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和具体的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

但这仅是一个“超级任务”。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给读者提供把这本书作为教材使用的可能性。我们科学界（不仅是科学界）的舆论，早就有浓厚的兴趣讨论苏联高等学校培养职业社会学者的组织问题。这些问题，在《真理报》、《共产党人》、《社会学研究》和其它杂志上已多次提出。众所周知，由于缺少合乎要求的教科书，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迟迟不得解决。1976年出版了《社会学者工作手册》（该专著

的作者没有直接参加这个编写工作),进而1978年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教学大纲》,这是我国教育社会学进入广泛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该书的作者将自己的这本书献给大学生、研究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的听众,竭力为解决这个主要的任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此只能表示一种愿望,希望在《教育社会学》和其他某些类似性的著作问世之后,苏联的读者将能读到社会学各个最重要领域的深入浅出的读物。

Φ.P.费里波夫的这本书是编著于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全国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领域中进行协作的首脑科学机关。可以深信不疑地说,该所十几年来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专心致志与创造性探索的总的气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本书的编著。

毫无疑问,书中反映出了它的作者个人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多年献身于教育社会学问题的研究。他是世界第七、第八、第九次社会学学术会议的积极参加者,在大会上同资产阶级学者多次的舌战中始终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宣传了我国现实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Φ.P.费里波夫是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学家多边协作、国际性共同研究的组织者之一。这就能使他不仅有我国的,而且还有国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社会学的最新成就,对资产阶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

自然,给读者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社会学的这本专著无疑是个贡献。但遗憾的是,某些问题在书中阐述得过于一般。例如,对我国教育的社会功能特征的阐述就是这样。看

来，作者是竭力避免同教育学，学校管理学等方面活动的重
复。这种意图是完全无可非议的，因为严格地确定活动范围
的界限是出版界重要要求之一。但某些地方仅顾及了这一
点，而使相应章节的内容有些贫乏了。

总的来说，我们感到 Φ.Р. 费里波夫的这本书是社会学
文献中一个卓越超群的显示。可以想象到，那些力求深入研
究教育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将有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注意力
来读完它。

哲学科学博士、教授

Г.В.奥西波夫

作者自序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用英雄的劳动在我国建立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具有巨大的创造性的条件。“这是产生强大的生产力、具有先进的科学和文化的社会，是人民的幸福日益增长，为个性全面发展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的社会”。^①整个进步人类热烈纪念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年是以通过苏联新宪法的方式来庆祝的，这部宪法以立法形式巩固了苏联人民的基本的社会成果。

成果之一，就是保证实现对青年的普及义务中等教育，广泛发展他们职业训练的教育制度。教育问题，经常是置于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社会政策的注意中心。今天党所持的出发点是，我国教育制度所取得的历史成绩，不应该影响这一制度不断完善的客观的必要性，也不应该妨碍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及教育制度的现状而造成的矛盾的解决。Л.И.勃列日涅夫在向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所作的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中说：“共产主义的教育要求经常不断地完善国民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制度。现在，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这显得特别重要。和以前相比，它赋予劳动以另一种性质，因而给人的劳动准备也以另一种性质。在这方面，我们要做许多事情。但过去已做的和现在正在做的，还不能解决

^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基本法）》，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77年，第4页。

这个领域中的一切课题。”①

党在教育领域中的社会政策，是建立在对它深入地和全面地分析基础上的。完成这种分析，需要有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知识。但教育社会学问题，研究得还是相当不够的，要求进一步确切地确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必须使这个社会学领域的全部概念资料系统化。现在该是对教育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作即使是最一般最概括的评论，对这些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现有资料和积累的经验加以总结的时候了。

这不仅是对教育领域中的社会政策作进一步科学论证的需要，而且也是对资产阶级教育社会学，特别是对由帝国主义宣传所系统“武装”的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意识进行揭露和批判的需要。这种批判的意义，尤其是由第八和第九次世界社会学学术讨论会（1974年和1978年）的总结所证实了。

最后，职业社会学干部的培养迫切需要教育社会学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化。教育社会学，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使之用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的科学知识来武装未来的专家——社会学家，掌握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知识也是未来的专家——教育学家，所必需的，因为这些知识能够显著地扩大他们的科学视野，形成他们的“社会学思维”。高等师范学校的大学生往往也喜欢进行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要顺利地进行这些研究，就必须具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

① П.И.勃列日涅夫：《列宁主义的方针》（演讲与论文），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76年，第五卷，第536页。

很遗憾，尽管在苏联社会学文献中有着相当数量阐述教育社会学问题的著作，但对这些问题的专题研究，目前还没有。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性质的最大的巨著，要算是A.马耶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专著^①；在匈牙利（M·费尔盖）、波兰（Я.谢巴斯基、B.阿达姆斯基、K.查古尔斯卡、З.克维茨斯基等人）、捷克斯洛伐克（Ф.哈尔瓦特、A.马捷约夫斯基等人），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广泛地研究。在这些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社会学所积累的经验，同样也应该值得注意。

所有这些理由，就唤起本书作者开始系统阐述教育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尝试。其中某些问题，作者已进行了研究，发表于以前的论文中（其中包括和其他学者共同撰写的），^②某些短文刊载于《学者日记》汇编中、科学讨论会的资料汇集中，也登载于《社会学研究》的杂志上。在编写本书时，笔者注意到了“高等学校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化的因素”为题的全苏性大规模的研究的总结，^③也注意到了后来由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学家参加教育社会学问题的国际比较性研究的总结。

① A.马耶尔：《教育社会学》，柏林，1974年。

② 见M.H.卢特凯维奇、Ф.P.费里波夫：《社会的变迁》，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0年；Ю.彼得洛夫、Ф.P.费里波夫：《怎样才能成为工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中乌拉尔斯克出版社，1973年；Ф.P.费里波夫：《在苏联普及的中等教育》，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6年。

③ 见：《高等学校是作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因素》，责任编辑：M.H.卢特凯维奇、Ф.P.费里波夫，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

笔者在好些高等学校所做的《教育社会学》专题讲座的提纲，就作为本书的结构基础。本书中所使用的资料，是笔者在全苏性和国际性科学会议上和学术讨论会上、在第七、第八、第九次世界社会学代表大会上、在国际社会学协会《教育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会议上——多次报告中所使用过的资料。对这些报告讨论的总结，在本书准备付印时也注意到了。

笔者对苏联社会科学院通讯院士 M. H. 卢特凯维奇，对哲学科学博士 Г. В. 奥西波夫、М. X. 季特玛、А. Г. 哈尔切夫提出的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表示衷心地感谢。

目 录

译者的语	1
编者的语	1
作者自序	5
引 言	(1)
第一章 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14)
一、社会关系和教育制度	(14)
二、教育社会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原则	(27)
三、苏联教育社会学发展的现阶段	(36)
第二章 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制度的社会功能	(46)
一、教育和劳动	(46)
二、教育和社会的社会结构	(58)
三、教育和社会主义的全民的民主	(67)
四、教育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	(75)
五、教育在个性全面发展中的作用	(83)
第三章 苏联普及中等教育的社会学问题	(92)
一、全日制的普通教育学校	(92)
二、中等夜校教育和中等函授教育	(104)

三、其他形式的中等教育	(110)
四、学校和家庭	(114)
第四章 职业教育的社会学问题	(121)
一、中学毕业生的社会职业定向	(121)
二、职业技术教育	(129)
三、中等专业教育	(138)
四、高等教育	(143)
五、业余教育问题	(151)
第五章 师资社会学问题	(159)
一、普通教育学校的教师	(159)
二、职业学校的教师	(167)
三、师范学校的学生	(173)
第六章 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180)
一、苏联教育社会学的信息基础	(180)
二、教育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研究一般方法的特征	(185)
第七章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社会学	(192)
第八章 对当代资产阶级教育社会学几个主要流派的批判	(204)
结束语	(220)
参考图书索引	(225)

引 言

社会学的结构和教育社会学

教育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中所占的地位，只能在分析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确定。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公诀，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通社会学的理论，是各分科的专门的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也是具体应用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学研究，是依据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这是无可非议的。把社会学仅解释为一种经验主义的科学的意图，反映了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的影响，这就遭到苏联科学界的一致指责和驳斥。苏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它们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这一重要的决议中，对具体的社会研究的狭隘的经验主义，给予了批判。在决议中强调，“在科学的研究中，首先要重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重視以阶级的党性立场对待社会现象和具体历史的态度的原则”。^①

社会科学领域中科学的研究的最重要的方针，苏共二十五大，在提出研究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途径的宏伟纲领后已有明确的规定^②。这个纲领从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统一的马克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的批示、决议汇编集》，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72年版，第9卷，第351页。

② 见《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资料》，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76年版，第214页。

思列宁主义原则出发，规定着对社会科学问题从理论上给予深入的研究，也要研究发达的社会主义及其发展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规律性的作用和运用的具体结构。这完全是与新人的培养问题有关，而新人的培养问题必须同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等问题统一起来研究。从苏共二十五大的指示中可以得出结论，即理论研究必须同经验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基本理论的研究必须同应用方面的研究统一起来进行。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生活、同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直接联系起来的形式之一。

但是，从这里同样应该得出结论，在进一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通社会学问题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的同时，还必须研究分科的、专门的社会学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理论、劳动和生产、教育、文化、娱乐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学问题理论。社会学的这些领域的“综合”可能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什么来决定这种“综合”呢？

毫无疑问，各分科社会学理论的分类，应该反映社会生活的客观的各个方面和范围。“社会关系的各个不同的体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的范围就成为各专门的分科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对象”。^①这就是说，其中的一门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是这些和那些社会学研究者的随意愿望的结果。“存在的权利”这类理论，是由社会生活的相应范围的自主程度所决定的。社会学知识的分类也不能是无止境的。

^① 《社会学者工作手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3页。